

散文 第一名 江孟慈

個人簡介：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三年級(課程與教學組)
希望咖哩和飯能同時吃完，冬天裡像烏龜曬曬太陽。曾獲柳川文學獎、
月涵文學獎。

貓依樣生活

家裡大概挺適合養魚的。違建鐵皮被大風颳出了一條小縫，雨水絲線一般地淌下，泛著疏落的光亮，點點綿延，像下了場流星，黃燦燦地點亮了空間。我覺得這是雨最好的樣子，還沒有在路上被輾過的形狀。

可家裡人似乎不買帳。偶有陌生親戚來訪，遠房叔叔阿姨姪子多古道熱腸，常對著那條縫隙說道，什麼「你小洞不補就成大洞」、「懂不懂亡羊補牢猶未可晚」和「別捨不得錢再賺就有」等。我起初聽的隨意，後來聽出了樂趣，覺得他們錯怪了縫隙——它可不懂語言。

而我則早與這條縫隙處之泰然，鑿壁，確實能吸納萬物，植物、日光或水的名字。天氣晴朗就站著曬曬太陽，陰雨連天就移動植栽種菜澆花，初亮與夕落無異，開心和悲傷面容相仿，連成長與後退都只是身上胎記加深或淺的痕跡，無論風雨，日子都是美的，雷也打不動。

沒培養出能力，也沒生出野心，思緒跟著肚子時快時慢，都是生理反應。烏魯烏魯，餓，我又餓了，懶，我也是真懶。用母親的話說我把貓那套在樹下打盹的哲學琢磨通透，好養。和貓一樣，有什麼不如意就拉出來，找個屎盆一蓋就天地都乾淨了。

「也不知是像誰？」母親偶爾在嘴邊嘀咕，像是在問，這偷摸的性格是哪學的？也像在想，我是從哪來的？

我也好奇，自己是哪來的。

想養貓還養我？母親選貓，我是缺憾。但不都說人生最美是缺憾？這鬼使神差的，倒是讓我把好處都占了。

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，只是母親不善表達，容易遭人誤會。像是每回家訪，老師都不免都要來家中關心，每次見我一人獨處都不免生疑。問，你母親在嗎？答曰，她出門工作了。問，別怕，有沒有需要幫忙的？答曰，不用，我很好。

我確實挺好，母親就在自己身邊，這還不好嗎？雖然母親不喜歡我去找她，說工作該與生活切割，我來了，工作就成生活了。我知道母親辛苦，所以並不常去見她，也不會要她對我笑，因為她每天要對著客人微笑，久了，笑容也傷身。

可我知道她偶爾提早下班會打包自助餐店的飯菜給我。一飯三菜，齊整的塞滿了格子，一葷二素，素菜總是塞得滿滿當當。某次，店裡進了一批上好的花椰菜，爆炒後的蒜香恰到好處的撲鼻而來，油油綠綠的花椰菜裡還綴著幾絲閃電一樣的胡蘿蔔，水嫩的綠搭上縷縷亮橙，煞是好看。母親怕這菜關門時早

已賣完，還特意先盛了帶回給我吃，那花椰菜在格子一朵挨著一朵，鼓鼓的撐了起來，像一座綠草茵茵的山丘，帶來了整個春天。

而在每個去學校的路途上，我都是自己風風火火的踩著腳踏車，和旋轉的輪與帶起的風一起出發和回家，偶爾下雨，則套上兒童雨衣包起書包，再戴一頂鴨舌帽，就萬事無愁。而在天清明朗的時候，風吹過的地方總有迷人的花香，小樹叢裡桂花一簇簇的閃著星光，極美極幽，四時常在。我很想在家裡也種上桂花，層層疊疊，像紅樓夢裡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，十頃十頃地種，最好還能拿來串花入菜，怕是比神仙都幸福。

我命一直挺好。以前上學時，同學們都是由家人接送，一個個坐在不透風的轎車內，不是背單詞就是囫圇吃幾口早餐，放學後，又是轎車來接，英語插畫體術樣樣學，直到月明星稀才難得回到溫暖的家。我沒過過這樣的日子，比他們幸運。一個人上學，一個人放學，早起能選自己喜歡的早餐，蛋餅油條飯糰，晚起就隨意喝個牛奶，補鈣，就晃悠去上學了，日子可快可慢，和四季一樣，落英披紛和水落石出皆有各自的可愛。

更幸運的是，我吃便利商店不花錢。學校老師沒和我說原因，只是照例每個學期皆會給我便利商店的早午餐券，憑此券可自由選取一份餐點和一瓶飲料，連寒暑假都包，所以我既沒花錢也沒餓過肚子，正可謂白吃了天下的午餐。且因為常去某便利店吃飯，認識裡頭的哥哥姐姐久了，什麼大品牌出了新口味銅鑼燒或飯捲偶爾還會偷偷留給我，說我是食饕，懂吃，凡吃過的新品，接下來都賣得極好，真真是店裡的福氣，喔！不，攬財，招財「貓」似的，揮揮爪子就招來了累累財富，比在店裡燒香擺鳳梨管用。

我被誇地高興，便更經常來店裡發呆、看書，像一隻看門「貓」，在大面落地窗裡吃吃睡睡，任折射的光線溫熱籠罩。某天，又一道炙熱的日光打來，在透明的玻璃裡發散出七彩光澤，水一般的紋理，把便利店照地和水族箱一樣，光影迷離，閃亮奪目。我著迷一般地看著落地窗上若隱若現的浮影，後漫不經心地想，果然，貓是注定要掉魚缸裡的。

後來便利店裡新來個中年叔叔，四十出頭，戴著一副酒瓶底厚的銀框眼鏡，很是博學，能通解備考期間的疑難雜症，據說是曾備考十來年的公職考生。常無心的點點我，說書讀得差不多就行了，現在時候不好，只有少年成材，沒有大器晚成。我趴在邊上看叔叔解題，其筆力遒勁，縱橫恣肆，一撇一捺似無所依卻又有所傍，模糊的山景一般，好看非常，想是叔叔年少有成，如今退隱來了店裡偷閒，很是羨慕。

我還遇過一位喜歡蒐集手辦的兼職哥哥，雖皮膚黝黑卻輪廓清晰，琥珀色的瞳孔帶著自然的野性，再加上極具穿透的聲量，更增添了一分熱情，是個心向自由的人，不做正職，只做打工。因為曾經太喜歡灌籃高手還省吃儉用地飛到鎌倉朝聖片頭的平交道，說那搖晃的車身在單向軌道間喀吱作響，像長進了身體裡的一截叛逆骨頭，鑄成了他青春裡的所有顏色，言談之間，哥哥的睫毛沒入陰影。我問哥哥，那不好嗎？哥哥一時語噎，後淺淺笑道，就是太好，所

以不會生活了。

我其實不太懂生活怎麼會又好又不好，大概是我生來就粗枝大葉或在某些人眼裡沒心沒肺，但我覺得只要能吃飽睡好，就是當一隻養在家裡捉老鼠的貓也並無不可。

吃、睡、偷懶和發呆，生活不就是如此延續？即使會有烏雲、下雨，那也不過是天氣的一種。

是的，會難過只是有烏雲遮住了天空，且雨水恰巧零落身上而已。而我還是十分幸運的，就連經歷了那樣的大事都還能好好生活，或者說，回到生活。

那是在一個高中晚自習後發生的事。和往常一樣，放學後我踩著腳踏車回家，其間穿行過幾畝收割的稻田，時值土地增肥之際，四處都能聞到稻草燃燒後的焦臭，死灰一般的香氣，惱人而膽寒，且更加不幸的是當晚水氣繚繞，鹹膩的濕氣與煤味交疊，刺鼻的令人窒息。我大概很少這般倒楣，回家的一路都不覺心裡忐忑。

而就在我終於到家後卻難得見到家裡燈火明亮，原以為是自己路上耽擱所以母親早到了家，可還沒靠近門把，就聽見裡頭傳來激烈爭吵。我不知發生什麼便湊近了窗看，發現有一名體格壯碩、雙眼渙散，似是微醺的男子推拉著母親，並嚷嚷罵道「他媽的，妳這個賤人。」、「有本事再跑，看妳還能跑多遠。」云云。我越聽越不對勁，越聽越後怕，拿出手機直向警局播了求救電話。

一會兒就到，等著。接線員警果斷說道，並要我耐心等待。

可就只是等著好嗎？

夜風鬼嚎似的撕裂吶喊，聲聲淒厲，螢火幽微，和屋裡頭激動爭執的聲響一唱一和，詭佈至極，像有無數蛛絲環繞周身，一經前行即皮開肉綻。

我很害怕，非常害怕。站在門口倒吸口氣，陰冷的水氣在肺裡凝結成冰，結晶一般震碎身體寸寸經脈，雙手還在顫抖，腦子也亂成糨糊，但該做的事卻清晰異常，尤其是當裡頭又傳來了句「你找死啊！」便再顧不上自己與後果。

先做再說，闖禍收拾。反正人生左不過清理自己的鼻涕口水？

思及至此，我忽然平白生出了勇氣。不及思量便推開了門，鐵製的門與牆壁相撞相扣，咚咚作響，野牛般蹬地群涉過似的，聲音來的又急又響。而聽到這巨響，那名醉酒的男子猛然偏頭看我，黑水一般的眼底寒意森森，後卻突然回神似的眯眼笑了，笑得時候露出了兩排泛黃的牙齒咯咯地說：「媽的，就是你？這母貓生的野種？也不知哪來的？」

這話一出，母親的臉瞬時黑成鍋底，後突然發力推倒了他。可力道太小，他只是後退了幾步便反手把指尖插進母親頭髮，用手掌箝住，生生定住了母親。我見狀想讓他鬆手便直接拎起書包砸去，這趁人之危的舉動讓他一時心驚，身體一斜，手腕的力道鬆了，母親便趁亂逃走。可這男子畢竟身強體壯，暴怒之下，目標轉移，一站定便朝我逃跑的背部狠踹一腳，剎時間頭腦昏花，乾嘔難耐，每一次呼吸都熱得發疼。

而他則像在踢路邊的一隻野貓似的，每一腳都又猛又烈，嘴裡還止不住牢騷罵「都是你——都是你的錯。」我難受的抱頭蜷起，耳朵進水一樣晃蕩，脾胃都要翻出來似的。難受，想哭，想跑。站起來，我覺得自己該站起來，可身體就像鏽了的破爛，無用而乏力。然後恍惚間我又看到母親衝向他糾纏，隨後硬生倒地。

接著，這名男子再次走向了我，壓抑而沉重的步伐緩緩靠近，卻沒直接一腳踢來。頓住，他定神看了看我，後將我翻了個身，眼神相交，像是要我好好看他，看他如何蹂躪一隻動物，然後蓄力抬腳，朝我的面部踹來——

我一向運氣挺好，尤其在危急的時刻。條件反射般曲起雙手好好互住了臉不至破相。也就是在這時，一句低沉卻極具威嚴的聲音平地炸起——停下，警察。

亮晃晃的手電筒圓圈般圍堵收束，如神明判刑，要他在員警的圍攻下跪地哭喊，而我則仰頭淡然一笑，覺得再難受的日子也不過如此，風一樣輕輕吹過。

之後，我和母親在員警的幫助下就醫、驗傷並申請了保護令。我是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我父親，經商失敗後有了多疑和酗酒的惡習。而至於箇中細節，母親沒說，我也就沒問，彼此貓起來也就沒事了。

沒事，我們都沒事就好。烏魯烏魯，日子繼續下去；烏魯烏魯，都會慢慢好的。

再次回到學校，實驗課上老師給每人發了一支安甌，要我們在校園內採摘花草放入。我摘了一株長在岩縫底下的花，色白，心外有紅暈，生的不算太好，卻花節梗直，看著舒服。彼時朋友 A 正巧從身旁經過，小小的安甌裡栽著一朵赤紅的扶桑，中心鮮黃的花絲蜜一般噴湧，明豔芬芳，可怎奈花體太大無法放入，朋友 A 也只能把花鬆垮擱在瓶口，還需不時維持平衡，頓時讓花大瓶小的樣子有了捧花視感。

看著他這又用心又好笑的舉止，我打趣道：「你求婚啊？」

「等著……」他又撥弄了下花瓣接著說：「別羨慕我，搞不好真有蜜蜂飛來。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蜜蜂沒有，倒有一隻銀蝶朝我們飛來，翅膀透光，晶瑩美麗，並在頭頂盤繞幾圈後落在我的安甌瓶上，隱身一般，融入了花的顏色。

而日子似乎也是這般，我畫葫蘆似的，貓依樣生活。

「天啊！不公平，你也太好。」朋友 A 見狀在一旁不滿埋怨。

而我則對他粲然一笑，道，沒辦法，誰讓我運氣太好？

=====

評語

張瑞芬老師：

文貫串了正話反說的高明手法，語言像清晨荷露般清新水漾，令人激賞。這點鐵成金的不沾染童心，使困窘的生活，漏雨的鐵皮頂，便利店的免費餐券，自助餐的青花椰俱熠熠生光，略無寒酸之氣。像貓一樣吃、睡、發呆，「我命一直挺好的」，「貓起來就沒事了」。便利店在烈日照射下像水族箱一樣光影迷離，「折射的陽光照入，透明玻璃散發出七彩光澤，水一般的紋理」，這段貓眼幻境，堪稱教科書級別。後半從未謀面的生父尋來且家暴，一陣繁管急弦，沒有打亂全文步調，動作戲反而增添了張力，篇尾雲淡風輕，完美收束在小兒女的小打小鬧上頭。貓「一樣」生活，也是「依然故我」的生活，首尾呼應，平衡感絕佳。